



童童仙子系列

復仇新郎

台灣 白菱

复仇新郎

白菱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盈盈仙子系列
复仇新郎
(台湾)白菱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78-1731-0/T·1691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晨霭正慢慢地退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味道。展现的是只属清晨的那份幽静，翠绿的叶也凝着昨夜的露水，更添一分妩媚盎然。

从这清静的半山腰上往下俯瞰，山腰下的繁华都市似乎才正要苏醒呢！

季唯毓捧着一束纯净、清香的白色百合花缓缓的拾级而上。纤细的身影搭着一张素净的瓜子脸，古典精致的巧丽五官就如潜藏在深山中的精灵般，令人忍不住惊叹她那脱俗的气质及触动人心的容颜。

仿佛她生来就是要让人怜、让人爱

的确，曾经她

护的幸福，

安全

严的坟冢前。

“季小姐，今年真早啊！”负责打扫墓园的瞿伯眼尖的瞧见季唯毓，操着台湾国语向她打招呼。

“瞿伯，早啊！”季唯毓扬起一抹淡淡的微笑，清雅的模样更令人无法转移目光。

“季小姐，每年你来扫雷少爷的墓都那么早，真亏你有这个心。雷家人都没这么早呢！”瞿伯边修剪着树枝，边用生硬的国语赞美着她的这份心意。

季唯毓只是淡淡的露出略带勉强的笑容。会这么早来是有她的用意，还不是为了避开雷家人，尤其是那个男人……

“你又变漂亮了！想起五年前你还像个小孩子，现在愈来愈有女人味了。”瞿伯放下大剪刀，拿着悬挂在毛巾拭着汗。

都不像是七十多岁

忘了先拐个弯

开了家早

“季小姐……有空来我们那里坐坐。”走了一段路的瞿伯仍不忘回头传述老人家的热情。

季唯毓轻轻点点头，漾着浅浅的笑容目送瞿伯离去。

每年的今天，季唯毓总是捧着一束百合，在大地刚苏醒之际便来到墓园报到。五年来从未间断、缺席过，即使再忙、再累，她仍然不会忘记这个令她心碎的日子。

语晨，我又来看你了……季唯毓望着墓碑上的照片在心中呐呐喊道。

除去墓碑两旁早已枯萎多时的花儿，季唯毓换上新的百合花。

“喜欢吗？这可是我一大早就到花市去购买的。”面对着冰冷的墓碑，季唯毓撒娇的说着。

可惜，冰冷无情的石碑不会回答她的问题。

她走至灌木旁提了一桶水，接着翻开带来的袋子，拿出一条干净未使用过的手帕。她将手帕浸水、拧干，缓缓地擦拭着雷语晨的墓碑，每擦一回便是一次心痛。

这些年来，她甚至希望这只是上苍所开的一个玩笑，不是这样一个伤人的事实。但，她失望了……当各大报无情、放肆地报导着雷语晨意外死于一场车祸，而罪魁祸首是她……

老天真的开了她好大一个玩笑，这不是原本的计

划，不是这样的！原本她应该会是一位人人口中、心中所羡慕的新娘，可是这件车祸和之前的那件事都让她跌落在黑暗的谷底，背负着偌大的罪名。雷家人还在恨她吗？他还是不谅解她吗？语晨，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已经逃了五年，避了五年，这些恩恩怨怨什么时候才能了结，才能恢复以前……

不会了！不会了！那将是一场遥遥无期的梦……不可能再拼凑起来的碎梦！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都是自己的错……都是自己的错！季唯毓责怪着自己的不是。

语晨……季唯毓抚着那冰冷墓碑上帅气男子的照片，顿时，泪水扑簌簌的顺着脸庞滑下。

是她盼望男子惊讶地瞪着不远处的人儿。随即，俊逸的脸庞显露出浓浓的憎恨与厌恶。

她凭什么出现在这里？这个该死的女人！他那充满怨恨的眼神几乎可以杀人。

“柏庭，怎么呆在这里？忘了你哥的墓在哪里啊！”刚停好车赶上来的任羽东笑道。

只见雷柏庭凶狠地瞪了一向爱开玩笑又带点不正经的任羽东一眼。不清楚雷柏庭个性的人恐怕会被他这一记骇人的目光给吓得闭上嘴巴，一辈子都不敢在他面前耍嘴皮子。但对任羽东来说，只会更想捉弄不苟言笑的雷柏庭而已。

“还是……咱们走错地方啦？别老是绷着一张俊脸嘛！真是浪费了上天给你这一张完美无瑕的脸。”任羽东不假思索的故意嘀咕。

见雷柏庭没反驳他的话，任羽东只好悻悻然的闭上自己的嘴。然而，他那超高的扫描雷达眼察觉出眼前的雷柏庭有些不对劲。喔！有一股不寻常的怒气正在上升中……啧啧！怎么回事？任羽东踏上石阶，循着雷柏庭的视线望去。

呃……怎么会这样？他终于知道雷柏庭不搭理他的原因了，而这个危险因子也令他不安分的细胞顿时消失无踪，脸色微变。

“季唯毓？”任羽东凝重的失控喊出。他看看身旁早已怒火攻心、黑了一张脸的雷柏庭。啧啧！季唯毓怎么会在这时候出现？难道……以前那些花是她送的？他突然想起每年陪同雷柏庭来扫雷语晨的墓时，换上的那些鲜花和整理好的四周环境；他还以为是雷语晨生前那些他救过的病人，压根儿也没想到居然会是这个小女孩！喔，不！她现在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的确，五年没见，她变得愈来愈漂亮了。任羽东打从心底的赞叹着她的完美蜕变。他瞄了雷柏庭一眼，喔哦，这下不妙了！任羽东敏锐的神经系统已经在警告着他——雷柏庭将会做出什么事。

“柏庭……我想我们还是早点与盛西企业谈台中那

块开发地比较重要。”任羽东咒着自己的多事，早知道也不这么早提醒柏庭今天是语晨的忌日，还催促着他先来祭拜再回公司开那个“烂会”。

“那是个烂会，不必这么早去开，看来我们会晚点回公司了。”雷柏庭暗示他打电话回公司交代秘书将会议延后。

“这里没有电话，又是郊区的，光来就要花二小时，电话要到山脚下才有……”任羽东随口编了一堆理由。

雷柏庭不耐的脱了他一眼，“下车前，我还看见你的手机在车上。”他再次宽宏大量的提醒好友的“超级健忘症”。

唔……不愧是“雷氏财团”的总裁，脑筋转得比谁都快。任羽东开始埋怨自己，早知道他会变得如此无情、冷血，他当初就不在雷柏庭为感情受苦时拉他一把。

“取消会议。”雷柏庭打断他的思绪，冷漠的命令着任羽东。

“什么？”任羽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这家伙竟叫他取消会议？这下惨了，原本只是延后的会议，现在却是整个取消，他大概想跟她“好好谈谈”吧！

雷柏庭逼近蹲在墓前的女人，冰冷的神情带着一

丝愠火，向她一步步的走进。

渐渐的，有一股巨大的阴影遮去朝阳的光芒。

季唯毓抬起头，愕然怔在原地。睁大那双水汪汪的杏眸，眼底布满恐惧与不安。她害怕地直绞着纤细白皙的双手，心跳加速的看着这个令她不安的男子。

“你还有脸来！你凭什么踏上这块地？”雷柏庭的眼里，充斥着鄙夷和愤怒。

“柏庭，别吓着她。”任羽东赶忙上前来，这家伙一副要将人置于死地的样子，一定吓坏她了。

当一个人心底、脑海都充斥着怨恨、愤怒时，再多的理智、再多的劝阻似乎都成为多余的。雷柏庭恶狠狠的盯着眼前早已不知所措的惊慌人儿。

“你到底来干什么？祭拜？忏悔？还是再一次欺骗，再演出可怜兮兮的戏码想骗钱？你当我是笨蛋吗？”雷柏庭不带任何感情的摧残她早已滴血的心。

他的话就像针扎、刀割般的令她遍体鳞伤，让她赤裸裸的接受着无情的鞭打。季唯毓惨白着一张无血色的脸，淌着泪水接受他愤恨的指控。

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为什么她就是无法告诉他事实的真相？

“不……”她睁着布满惶恐的纯真大眼。“不是……不是这样的……”她断断续续的哽咽着。

“不是？”雷柏庭以憎厌、嫌恶的目光睨着她。“你

这个凶手、人尽可夫的女人，害语晨惨死轮下，而你却还有脸站在这里？当初离开了我之后又勾引上语晨，接着又让他因为你而……你好恶毒！”

“没有，我没有！”季唯毓回想起心碎的一幕幕血腥画面，失控的大喊。

“还说没有？贱女人！”雷柏庭咆哮着，不费吹灰之力一把便箝住季唯毓纤弱的臂膀，用力的摇晃着她。

“柏庭……”任羽东试图叫醒失控的雷柏庭，并急着拉开他。谁知道失去理性的他会不会一时冲动而杀了她。

任羽东推推无框眼镜，脸色凝重的直视着已满腔怒火的暴君。

“你疯啦？你那种摇法会摇死她的！别咄咄逼人，她也不好受的。”任羽东同情的看了一眼已狼狈不堪却又像只受惊小兔子的季唯毓。

雷柏庭深吸一口气。“那我就会好受吗？”他痛苦的吼着。

他只要一想起她当年的不告而别、一声不响的从婚礼上消失，他就痛心万分。尤其是语晨车祸那天，他见到了令他朝思暮想的她，原本应是高兴、欣喜若狂的，可是一切却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所看到的是她满身是血的趴在已急救无效、回天乏术的语晨身上痛哭失声。悲痛的那一幕仍鲜红的印在他脑海中，仿

佛雷语晨才是她最爱恋不舍的人，而他什么也不是。就这样，他认为她的离开是为了那长眠于冰冷地上的大哥语晨。

“在逝者坟前吵架是不敬的，好歹这是你大哥的地方。”任羽东没好气的看着仍气呼呼的雷柏庭。

“算你好狗运！”雷柏庭离去前仍不忘恶狠狠的瞪她一眼。

任羽东又投了一记同情目光给季唯毓，随即快步跟上雷柏庭怒气冲冲的步伐。

季唯毓滴着绝望的泪水，失神的望着熟悉的身影离去。她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他事实的真相。语晨，我该怎么办？你说过要帮我的，为什么柏庭对她的误解会愈来愈深，就像纠缠的结愈拉愈是揪紧、紧紧死缠着。你说过要将一切澄清的，为什么留我孤军奋战？

季唯毓凄凉哀怨、空洞的望着黄土之下的雷语晨。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开她玩笑……



台中 雷人财团会议室

雷氏是一支跨国的大商业机构，在经济繁荣的亚洲、欧洲都有分支，尤其亚洲更是它的大本营。总部位在台北市中心的繁荣地段，它傲视着其他相较之下

复仇新郎

都略为逊色的商业大楼，仿佛它是主宰的象征。

雷柏庭直挺的坐在属于他的位子上，英挺慑人的王者气势是令人无法忽视也无法不去注视的。

宽敞、现代化的会议室随着空调所送出的冷气而显得有些寒栗，尤其又面对着独裁、冷漠的顶头上司更是令室内鸦雀无声。灰色大理石会议桌配着灰色旋转椅更是添了一份淡然寞静。在座的各部门主管都一副像是准备受死的死刑犯，等待着掌管生死大权的法官判决他们的罪。

雷柏庭总是这样的冷淡、漠然，甚至忽略别人的感受。我行我素的孤傲作风，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原本他也曾是热情、开朗的，直到……

“总裁，您的意思如何？”任羽东恭敬的问着一旁紧锁着眉头不发一语的雷柏庭。

任羽东了解此刻的他在想些什么，八九不离十就是早上那件“坏透”的事。当了他十几年的好朋友，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失控得差点摧毁一位弱女子。可见他医经爱得有多深！五年前雷语晨车祸死亡的那一天，他也没失控成这地步，只是吼着要家仆将季唯毓赶出医院，并不准她参加雷语晨的葬礼。而后，她便消失了，消失的非常彻底，整整五年她都没再出现过。没想到，她一直暗暗的出现在四周，只是他们没发现罢了。

“总裁？”任羽东再次小声的唤着他。

“运行。”雷柏庭简短有力的下命令。

呼！总算还有点反应，任羽东庆幸他还没有被仇恨冲昏了头。

“好了，那么‘大盛’这件土地开发案，就请各位多费心了。谢谢各位，散会。”任羽东露出那迷死女人的招牌笑容，轻松的宣布着会议退出。

当场几个女性部门的未婚主管，都以一副“哈死”的表情风骚的盯着俊美非凡又善解女人心的任羽东。

“请各位快离席，总裁还有事要交代我。”任羽东搬出最可怕的有效利器——雷柏庭。天啊！他可不想被这群标准的花痴所投来的求爱目光给淹没。

一听到“总裁”这两个大字，不管是女性、男性纷纷以逃之夭夭的快速脚步闪避离去。

呵呵呵，吓死你们这群黏性特高的小蜜蜂。

“瞧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差点没让你那些手下看笑话。”任羽东捉住机会消遣他。

雷柏庭站起身走至落地窗前，面无表情的看着底下的车水马龙。

“别再想她了。”毕竟，他也只能做这番建议而已。

“哼！即使五年不见，这种被欺骗的伤痛竟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或减少……”雷柏庭不屑的嘲笑自己。

“或许当初她是有苦衷吧！所以才会选择不告而

别。”任羽东摊摊手。

雷柏庭似乎不赞同任羽东的这番说辞，“有苦衷？”他转过身子，冷着一张俊脸续道：“有什么苦衷会让一个准新娘不参加婚礼？把我这新郎毫不留情的丢在婚礼上唱独角戏，面对数百位亲朋好友的嘲笑，再跟我大哥搞上，将我最后的仅有尊严都践踏的一丝不剩，甚至让我成为大家的笑柄……”

他不愿再回想的记忆，此刻又鲜活的在脑海里窜流着，那段日子他几乎是以醉度日。后来，任羽东看不过去痛斥了他一顿，将他从自暴自弃的边缘中拉了回来；并辅助他管理雷氏公司，两人同心协力的将业绩持续下滑的公司以另一种营运方式推向国际化的高峰，不但拯救了雷氏，也将雷氏成功的转换为跨国性知名机构。短短五年，雷氏俨然成为财大势大的财团，几乎是让人跌破眼镜。

恨意几乎是蒙蔽了雷柏庭的本性，他发誓：一定要让那个欺骗他又差点毁了他的女人尝到加倍的痛苦。

“你或许真的误会……”任羽东察觉到他眼底深藏的怒气。

“误会？”雷柏庭勾起一抹惨笑。“若换作是你，你还会说这是误会吗？还会替那种贱人说话吗？”

“我……”这令任羽东哑口无言，无法回答这种想像的问题。

毕竟，任羽东从没真正用心去爱过女人。他只喜欢游戏人间，每日怀抱着不同类型的美女；况且向来只有他离开女人，没有女人愿意自动离开他。所以，他不可能遇到雷柏庭这种情况。他总是认为只有白痴才会往结婚的深渊里跳，何苦要为自己寻烦恼呢？

快活地在这些莺莺燕燕中流连不是很舒服吗？更何况他那优秀的绅士风度，向来都是为女人而存在的。他对她们可真是柔情万千、深情似水的疼着。谁教他妈给他生了一副迷人的脸孔，又从小教育他女性的重要性；教他从来无法对女人凶。

不过，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其他机会，这恐怕就太对不起他爸妈生给他这张俊美非凡的优秀脸蛋了。他任少爷可不想这么早死会呢！更何况他可是紧追雷柏庭之后最有价值的单身贵族，像他这么有价值的钻石级单身汉，世上可是不多了。



“怎么啦！这么没精打采的？”唐清蓉睁着一双清澈大眼担心地问道。

望着唐清蓉那双有神的大眼睛，李唯毓浅笑着摇摇头。“没事。”

“骗人！认识你都二十几年了，我们可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你身上有几个毛细孔我都知道，所以少

来这一套。”唐清蓉绝艳亮丽的脸上闪着精明。

空气中笼罩着不安的气氛，季唯毓典雅的脸庞罩着淡淡愁云，用着哽咽的声音道：“我……今天遇到他了。”

“什么！”唐清蓉不自觉的拉尖音调。

她遇见那个自大高傲、无情又该死的雷柏庭！那他……

“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有没有为难你？”唐清蓉急切地问。

“还是跟以前一样，指责我的不是。”

“你没跟他解释清楚？就这样让他欺侮你？”她气急败坏的替好友抱不平。

“如果他愿意平心静气听我好好解释，我五年前早就说一百遍、一千遍给他听了。”她就是没有办法在生气的他面前解释任何事，毕竟是她造成的错，让他对自己发脾气也是应该的。

是啊！如果可以解释的话，那五年前的那个早晨，唯毓就不会带着一身伤，体力不支的昏倒在她怀里。是什么样的命运，竟将相爱的两人狠心分离、折磨彼此的灵魂，让两人陷入痛苦的深渊中而无法自拔……

“你还爱姓雷的臭男人吗？”唐清蓉冷不防的问出这敏感的问题。

季唯毓轻啜一口清茶，试图缓和不安的情绪。“我